

詩

觸蜀

詩觸卷二

禾川水田居士賀貽孫子翼父著

鄭風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粢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
子之粢兮緇衣之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
予授子之粢兮

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緇黑色卿士朝服皮弁退朝而服緇衣卿士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朝堂諸曹治

事之處自館而還則在其采地之都。序曰美武公而續序兼言桓公者謂其世德在人父死戎之難子定東遷之鼎此周人之愛所從生妙在全不露好德之意但一望緇衣自然繾綣無已改衣適館授祭一時傾吐惟恐不及所謂不啻若自其口出也。讀此詩者只將又字還予字及四兮字反覆咏嘆則周人無已之愛自見或疑適館授祭非不愛其上之事然毛傳朱註但云周人愛之而已安知其為周民乎抑周之士大夫乎且彼特借以寫其好德耳豈必實有其事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

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
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杞柳屬生水傍葉似柳今
人以為車轂檀強韌之木可以為車皮青滑澤。左
傳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共叔段
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京
使居之祭仲諫曰京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君將不堪
公曰姜氏欲之馬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
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除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
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
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
貳以為己邑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
厚將崩大叔完聚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
可矣命子封伐京京叛大叔出奔共書稱鄭伯譏矣

教也謂之鄭志。此詩蓋借莊公拒諫之言以刺莊公也。莊公陰狠未嘗一日忘殺段也。但內憚姜氏外畏人言不欲先發。姑養成其惡以成殺之之名。祭仲曰無使滋蔓不知公意政欲欲滋之蔓耳。公子呂曰國不堪貳不知公意政欲待其貳耳。故其言曰子姑待之曰無庸將自及曰厚將崩此時殺段之謀已露矣。蓋段之奔死不在克京之後而在請京使居之日使當時稍為裁制不獨全段兼且全母何待掘隧相見而後融融洩洩哉。故左氏曰譏失教也。又曰鄭志所以薄責段而厚罪公也。此詩之妙在不斥言莊公之過。但若代為拒祭仲之言曰爾仲子無傷我弟也我豈敢有愛於弟所畏者父母耳而又為之婉其詞曰仲之長計遠慮亦我所懷也而父母之言亦我所畏也。蓋明以其咎委之父母矣。微詞吞吐句句殺機大約莊公此意籌之最熟斷之最專不獨大叔在其股掌之上即謀國老成如祭仲公子呂輩亦不與顯言

獨詩人與左氏冷眼微窺巧為點綴而公之陰狠不言自見故序曰刺莊公也。樹杞樹桑樹檀指大叔也折我樹杞謂祭仲諫而欲去之也事關骨肉姑為隱語以示意耳父母暗指姜氏諸兄謂公族人言國人之言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序曰刺莊公也。朱註曰段不義而得眾毛衛續序曰段處于京國人說而歸之但據左傳云子封伐京京叛大叔段伐而遽叛則京民且不附段何況國人哉此詩特其狎客私相稱譽之詞耳夫段既居京亦

有人民社稷之寄如詩所云不過狎遊公子而已彼淮南八公陳思七子一時譽髦尚不能為瀛洲凌烟之事何況服馬飲酒之徒哉序以為皆莊公驕之至此故曰刺莊公也。仁特煦煦而已好特款洽而已武特強勇而已一種貴遊徵逐輕薄浮蕩之態悉自狎客口中傳之甚妙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禮褻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鷹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鵠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

棚忌抑鬯弓忌

序曰刺莊公也。黃馬之上色驪白雜毛曰鵠車衡外兩馬曰駮兩服衡下來轅兩馬也。小戎駮駮是中駮驪是駮外者為駮則中者為服矣。服馬制於衡不得如舞如舞者駮也。謂其御中節也。善御者轡柔如組駮諧如舞上襄猶言上駮馬之良者。鴈行者與中服相次第也。齊首馬首齊也。如手言兩駮並進如御者之手也。刈草為防驅禽防中焚而射之曰火王制云昆虫未蟄不以火田禽獸所居曰藪磬謂曲折如磬控謂控制使馬不逸也。縱者發矢也。送者發矢後弓稍隨轉向前如送矢然言其速也。棚冰同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所謂公徒釋冰而踞是也。冰矢箭鬯弓鬯也。田事既畢則馬遲發罕釋冰覆矢執鬯弰弓蓋誇其從容整暇猶所謂善刀而藏躊躇滿志也。叔之才技誠過人矣。如是而甚不仁。况其所謂才技者

不過袒裼暴虎射御足力而已豈能成事莊公知之故縱而不問俟其將敗然後制之如甕中鱉耳漢史于淮南王長亦深料其驕恣不能有為故屢赦不問卒以反誅然漢文實友愛無殺弟意僅以優容釀禍尚招斗粟尺布之譏况莊公志在必殺哉詩人以為公驕之使然故曰刺莊公也○此詩卽前章意種種誇詞皆似出狎遊之口將叔無徂二句尤見媚子小忠試將揚之水篇並誦則叔段桓叔兩人身分自見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清人在消駟介麋麋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序曰清人刺文公也○介甲也謂以馬被甲也二矛車上所建之夷矛酋矛也矛以英為飾二矛長短不

同其飾重疊故曰重英喬矛之上句所以懸英也將
軍之車左執御右執兵將在中。春秋閔公二年冬
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
師次于河上久而木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
之賦清人蓋是時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狄渡河故
使高克將而禦之。此詩作于師潰之後然不言師
潰但云翱翔逍遙中軍作好而已蓋指
其致潰之由使人自見此風人深旨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
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
之子邦之彥兮

序曰羔裘刺朝也。舍命不渝朱云以身居其所受
之理而不變毛傳云舍處也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

見危授命也三英朱云裘飾也毛云三英三德正直
柔克剛克也似覺毛說為長序意謂古有是義則羔
裘可以無愧惜今之
不然故曰刺朝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遵大路
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覲兮不寔好也

序曰遵大路思君子也。擊祛執手以挽賢者情起
至也故謂故人好情好也故人情好豈忍速去乎蓋
君臣之分可逃而朋友之誼難割徘徊歧路無限躑
躅故序曰思君子也。續序云莊公失道君子去處
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將翔將翔弋

危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
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
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序曰雞鳴刺不悅德也。鄭箋云德謂士大夫賓客
有德者以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加中也史記謂
楚人弱弓微矢加諸鳧雁之上雜佩毛傳云珩璜琇
瑤衝牙之類衝牙以玉為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
也呂東萊曰婦人之佩觿燧觿管凡可佩者曰雜非
特玉也遺人物謂之問左傳衛人使人以弓問子貢
明星猶今曉星蓋東方啟明馬。首四句描寫賢夫
婦衾枕之上皇皇問夜光景如見與六朝人打殺長
鳴雞彈去烏白鳥語意正相反射弋亦男子事即此
小事亦欲及時不肯後人則其他可知。人以荒淫

為樂其樂易盡不知勤苦之餘別有樂趣其缺之相
敬如賓梁鴻之舉案齊眉皆自然之樂趣也此章宜
言飲酒而要以偕老琴瑟在御而本之靜好初不過
日用尋常之樂然在雞鳴之儆勤苦之餘倍覺天機
斂盡真意溢如所謂趣也但得此中趣不足為荒淫
者傳也。來謂聲氣相感有以致其來也順則所謂
莫逆之交是已好深於報故木瓜之篇云匪報也求
以為好然未有好而不報者報之乃所以為好耳雜
佩可捐好之難已閨閣之內乃能以親賢取友相最
有婦如此當在僊負羈妾與山濤夫人之間矣序所
謂刺不悅德者蓋古有是
義而嘆當時之不然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
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彼美

孟姜德音不忘

序曰刺忽之不昏于齊也。舜木槿也舜取暉之義謂朝生暮落也。左傳桓公六年北戎侵齊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桓公之未昏於齊也欲以文姜娶大子忽忽辭人問其故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娶之固辭人問其故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桓公十一年傳曰祭仲有寵于莊公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昭公忽也宋雍氏女生厲公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矣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十五年傳曰祭仲專厲公患之使其圻麻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祭仲又迎昭公而立之其後高渠彌弒昭公立公子亶齊伐鄭殺壺立公子儀厲公入于櫟使傅瑕弒儀而

入鄭按文姜內淫幾亡魯而詩云德音續序又云齊女賢何哉蓋忽之辭文姜也在桓公未昏之前及敗戎之後所辭之女非文姜也且詩但以忽辭齊昏無大國之助以致見逐故借言彼美孟姜以寄憾耳豈必齊女果賢且美哉。親迎則同車矣忽既辭昏則未親迎也姑託言忽與齊女同車其顏色如此其佩玉如此末復嘆其信美且都滯忽之不娶齊女與無大國之助意不言而自見。詩茂先曰孟姜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之閒雅也蓋冶容艷質多出于膏梁甲族薰濃含浸之下彼山姬野嬭雖美而不都雖有舜華之顏瑤瑤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葉舉止羞游鳥能閒雅乎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序曰刺忽也。○扶蘇毛謂扶胥小木孔穎達曰扶胥釋木無文毛當知之未詳所出也荷華未開者曰菡萏已開者曰芙渠松之上竦而無枝者曰橋松龍葦草如馬藜而大生水中游言其縱也。○陸佃云山性宜木隰性宜草皆山隰之所養以自美者也木扶胥在上草芙渠在下松喬聳于上草游縱于下則山隰之所養以為美者至矣今不見子都而見狂且不見子充而見校童則會是之不如也鄭康成以為此忽好善而不用賢者反任小人之喻也

蓀兮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蓀兮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序曰刺忽也。蓀落葉也七月篇云十月隕蓀是也。○序意謂忽弱而祭仲強也叔伯者羣臣自相謂也

落葉待勁風而隕鄭之諸臣不知有君各自以強弱相服故弱者謂強者汝倡則予和猶落葉之隨風也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序曰狡童刺忽也。此鄭人忠憤之詩猶箕子之稱狡童也狡童謂狡好之幼童言忽雖壯而童心猶在左傳魯昭公年十九矣而猶有童心卽此意也不與我言不與賢人謀國也不與我食不與食其祿也不能餐不能息恨之至也蓋預知權臣擅國將有廢逐之事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澌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

也且

序曰思見正也。鄭有狡童之狂使大國惠然正之但褻其裳而涉漆洧則至矣子不見正豈無他國乎末句言其狂已甚所望于大國不能緩也蓋厥亂之極不敢明言故為隱語以見意耳。孔穎達曰狂童謂突也突庶子而與正適爭國禍亂不已故鄭人思得大國以兵伐鄭正其爭之是非欲去突而定怒也。○子謂大國之卿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又曰士鄭六卿餞范宣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望于他人乎若以此詩為淫奔則斷不賦于宣子之前矣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衣錦褰衣裳錦褰裳叔兮伯兮駕予

與行裳錦裝裳衣錦駮衣叔兮伯兮駕子與歸

序曰丰刺亂也。刺亂謂刺淫亂也。丰昌皆美之之詞。始有他志而不許見其丰美而始悔也。叔兮伯兮不一人之辭。不得於此又欲得於彼也。註云豈無駕車以迎我者乎。最為得解。蓋謂前之丰且昌者既不可得矣。或後更有如是者。則當駕子與行。不復待其俟我矣。蓋其悔且望之深如此。伯敬謂伯叔卽前人也。但恐前人不如是多耳。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卽

序曰東門之墀刺亂也。○茹蘆菑草一名茅蒐可以染絳莖葉俱澁葉似冬蔓延木上根紫赤色一名地

血除地去草為墀阪高阜而不平者。室邇人遠疑怨之詞耳。然看得此人孤高靜穆儘自不俗。大凡愛其人而不見不難推而舉之。最高之境雖尋常境物入有情者之目無非韻致。卽如門外有墀。墀外有阪。阪上有草所思之人宛在其中。遙而指之曰此室邇而人遠者也不獨愛之且重之矣。次章子不我卽猶云不可得而親也。雖露怨意然其人愈遠矣。宋詞云天上嫦娥人不識卽此意也。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旣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旣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旣見君子云胡不喜。

序曰風雨思君子也。淒淒秋氣也。瀟瀟秋聲也。秋風秋雨寒氣始肅而雞鳴如故。風雨晦明天地改色。

而雞鳴不已此亂世君子不改其度之善喻也如此
君子安得于亂世見之當亂世而幸得見如此之君
子安得不令鬱者平疾者瘳悶者喜哉故曰思君子
也。膠膠雞聲也唐人詩云膠膠角角聽雞鳴時解
以為雞聲之和則非矣。此詩無一字涉男女而亦
坐以淫奔蓋以既見君子四字生疑耳然則蓼蕭蕙
莪皆男
女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
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
日不見如三月兮

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禮不佩青玉謂青青子佩
者士佩瑤琇而青組紱也城闕謂城上別有高闕毛

云挑達往來相見貌蓋廢學而以侯望為樂也。學校廢則朋友疎矣故思而望之思其服而想見其人欲其捐棄往來之迹與共晨夕而無間耳末章者二句責之切末二句思之殷獨學無友孤陋寡聞為此詩者不獨規友兼自箴也。左傳鄭人遊于學校然明欲毀鄉校子產止之則鄭之重學校非一日矣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久實廷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序曰揚之水閔無臣也。激揚之水不能流一束之楚水力弱也。以此為忽弱不能制其強臣之喻其始也。兄弟爭國其究至於寡兄弟此必然之勢也。故鄭康成以為作此詩者同姓臣也。鄭無忠臣皆誣上行

私巧為欺誑故又戒以人實廷女勿信其誑以滯於
亡蓋忠愛之至也。此詩無一事涉男女而亦坐以
淫奔
寃哉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
樂我員出其闈閣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
茹蘆聊可與娛

序曰閔亂也。縞衣薄繒不染者國策云強弩之末
不能穿魯縞言其薄也綦青色之小別者城門外有
副城回曲以障門者謂之闈閣城上有臺謂之闈茹蘆
茜草蓋絳色衣也茶茅華輕白者吳王夫差黃池之
會素甲白羽之繪望之如荼蓋如雲言其旂旒如茶
言其輕白也。鄭公子爭國之亂凡五見於春秋矣

兵甲不息男女奔竄各相棄捐無足怪者此詩言出其東門見伉儷蒲道者如雲如茶之女也然當此離亂己之室家且旦夕不保他人妻妾雖美如雲茶豈我思所存哉吾但保其室家而已編衣綦巾無足娛樂然能自保則編衣綦巾亦聊可娛樂云爾玩一聯字有僥倖不敢自必之意王仲宣云未知身死處安能兩相完卽是此意故序曰閔亂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序曰思遇時也。此亂極思治鄭之賢者各求其友思邂逅而遇也美人指賢者古人稱君稱朋友皆以

美人相况非美婦人也鄭亂已極賢者皆冥鴻矣夫
得邂逅以相遇乎倘或邂逅則適我願而可與之儲
藏矣故曰思過時也漢人續序云男女失時殊失古
序言外之意。按鄭子齏賦野有蔓草以諷韓宣子
蓋以美人喻宣子也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鄭
伯享趙孟子大叔亦賦蔓草蓋以美人喻趙孟也趙
孟曰吾子之惠也使蔓草為淫風則彼二人皆鄭
大夫寧不自諱且敢舉淫女以辱大國之卿乎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兮女曰觀乎士曰既
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
之以勺藥溱與洧劉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
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

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序曰刺亂也。溱洧方渙蓋三月桃花水之時稗雅引十道志曰鄭俗以三月會于溱洧之上以為祓除此山陰曲水之鼻祖也。蘭也蘭為王者香草莖葉似澤蘭勺藥一名江籬一名可離將別故贈之亦猶相招贈文無文無當歸也此花禁于仲春盛于孟夏本草云有二種一草勺藥一木勺藥。上巳祓除此舊俗也相沿而盛遂為亂階前者雷連不去而後者愈繁故首曰方秉簡兮次曰殷其盈矣冶容誨淫始于游觀禮禁無觀蓋謹其漸也女曰觀乎數句文氣駘蕩曲盡游人之態蓋上巳之時人景俱媚士女相邀不獨觀溱洧又以觀夫觀溱洧者此時男女雜沓已有摩肩接踵微聞香澤之意矣既觀于洧餘興味盡更相與觀于洧外至於樂而相謔徘徊不舍贈以可離蓋鄭國土沃人麗故其俗淫蕩如此曰觀乎蓋

乘尚之後復欲觀也曰既且曰且
往觀乎瞥見有情隨順其意也

齊風論

季札觀樂工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國之風也表
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今觀齊詩十一篇無非
荒淫昏亂之詞彼鄭衛靡靡尚有淇澳緇衣二武公之
德在焉而齊詩獨雞鳴一篇不過陳古義以諷哀公而
已其自還著以下皆刺語也如是亦安覩所謂大風也
哉蓋季子所聞者樂也雖歌齊詩然以齊音譜之則大
風也今取元人之詞而以四方諸音合奏一堂則清濁

高下長短之間風土之強弱澆淳亦大畧可見矣孔子
學琴於師襄而得文王之志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
然高望而遠志焉又得其為人黜然而黑頎然而長眼
如望羊心如王四國焉孔子所學者師襄非文王也然
學師襄而見黜然而黑之文王季札所觀者工歌之齊
詩非大公之詩也然聞齊聲而得表東海之大公古人
於聲音之道固有冥會神遇而不可以言傳者矣後之
儒者執泱泱大國一語而曰齊風十一篇在是焉則不

獨不可與言樂并不可與言詩矣

齊風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
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
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

序曰思賢妃也。續序云齊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
妃警戒之道焉。妙在匪雞則鳴匪東方則明欲將
警戒意推進一步翻說轉一步幻筆化境百鳥啁啾
此朝內將曉之景也若深宮重帷不聞鳥聲但聞虫
飛耳既言虫飛薨薨則既非甘寢之時矣翻言甘與
子同夢意婉而深豈有君未視朝而羣臣遽歸者故
設不必然之想妙極末句尤妙不言以君王之故憎
子却憂以婢子之故累君規儆之中自饒斌媚。同

夢二字奇狃後人
慣熟不覺其妙耳

子之還兮遭我乎狃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
儂兮子之茂兮遭我乎狃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
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狃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
揖我謂我臧兮

序曰還刺荒也。有一作研獻研于公大獸也故毛
傳云三歲曰有狼大如犬作聲諸竅皆沸牡名獾牝
名狼駢脅直腸銳頭白頰其糞烟直性貪暴喜逐獸
○子之還子之茂子之昌已譽人也謂我儂謂我好
謂我臧人譽已也一國風俗皆由一人之好尚蓋各
以技擊馳逐為賢惟恐或後其相譽乃所以相競也

刺荒之意詩中不露但將齊兒稱譽誇詡口吻寫出而意已躍然凡看古人詩皆當於此等無字無句處求之不獨三百篇也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序曰著刺時也。著門屏之間懸瑱當耳故曰充耳素青黃懸瑱之繩以雜綵為之所謂統也瓊玉之美者也所為瑱也人君以玉為瑱人臣但用美石此言瓊英者言石美似瓊也木謂之花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謂之英瓊華瓊英皆一物而借草木以比玉石之光色也。新婦至著至堂而始見其婿俟之如此其

服飾之美又如此則其不親迎可知矣詩人不言其不親迎但代為新婦誇壻之詞而其不親迎之失已彰故曰刺時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序曰東方之日刺衰也。漢儒續之曰君臣失道男女淫奔。室在寢內闥在門外。昧爽而來初昏而去朝隱而入暮隱而出故日月皆曰東方履卽躡而就之履發躡而去之明明繪出私奔圖故歐陽子以為此相邀以奔之詞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顛

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
晨夜不夙則暮

序曰刺無節也。柳與楊縱橫顛倒樹之皆生以其
樹之成行列故柳曰柳衙槐曰槐衙樊藩也柳柔脆
之木折為藩籬狂夫尚知其限蓋以內外之限喻晝
夜之限耳別色為晨未別色為莫此絮壺氏之職也
○興居無節刺齊君也然不言其君但言臣子顛倒
衣裳匆遽忙亂處描寫便妙且全詩之意大約刺晏
朝耳却不言晏而言早末章方點出不夙則暮一句
蓋興居無節則蚤暮任意如此人豈果能蚤哉蚤而
未明則晏必莫夜矣故但言其蚤而晏朝之意已見
不能晨夜即所謂失日也較不辨菽麥語尤為可笑
○自公召之註云又有自公所而召之者蓋猶以為
晚也寫出憮懂之狀如見與匪難則鳴蒼蠅之聲語

似同而

實異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旣曰歸止曷
又懷止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旣曰
庸止曷又從止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娶妻如之何必
告父母旣曰告止曷又鞠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
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旣曰得止曷又極止

序曰南山刺襄公也。屨與屨為耦故曰兩冠之下
結為綏綏之垂者曰綏綏必雙始可對結也。兩綏
雙言物皆有耦文姜與齊衰非耦也麻者夫婦對種
之物唐人詩云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

又麻屬多子四時纂要曰種麻必熟縱橫七遍已上則無葉蓋引夫婦對種而多子之物以興娶妻句言文姜齊襄非夫婦也。按桓公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齊侯享公使公子彭生乘車公薨于車公羊傳云夫人譖公子齊侯云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使公子彭生乘車拉而殺之而鄭箋云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蓋文姜以桓三年歸魯六年公子同生而夫人歸齊在十八年則同為魯侯子可知矣左傳于姜氏如齊始言公謫者順文耳文姜與齊襄鳥獸之行已素非歸齊始通也公薨後夫人久留于齊莊公同即位後乃復歸魯然猶會齊侯于禚于祝丘又如齊師其無恥如此。詩刺襄公不斥言襄公但借諷於雄狐駕言於魯桓而已其刺魯乃深於刺齊也懷謂懷襄公從謂從襄公懷與從者文姜也鞠窮也窮極文姜之欲而使之歸齊者魯桓也然所以懷

止從止窮止極止之故詩人不言也但以既曰曷以
自相詰問使人思之而已四如之何有深思防維
意○萬茂先曰魯桓弑君自立有危心矣結昏於齊
歸田於鄭成亂於宋樹三強以自固尤屬望者齊
齊襄公恃強而行淫文姜妄行以恣欲桓之不能制
妻以齊之勢強也襄之忍於淫妹以桓之中怯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無田甫田維
莠稂稂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婉兮孌兮總角卅兮未幾
見兮突而弁兮

序曰甫田刺齊襄也○總角聚兩髦也聚髮為兩角
如卅字然○甫田未嘗不可治遠人未嘗不可思也
然而小大近遠必有其序一或躐焉胥失之矣末章
復言小之可六近之可遠順而因之其功自捷天下

事欲速反遲循序反速理勢必然非一端而已通篇或反言之或正言之皆用譬喻到底不出刺意續序所謂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循德而求諸侯皆使人從言外得之此則詩人忠厚之旨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鬋盧重鋠其人美且偲

序云盧令刺荒也。犬有守犬田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故盧為田犬也令犬鋠聲重鋠一大鋠貫一小鋠也重鋠一大環貫二小環也。此與還之篇同意但還詩交譽此但譽人而已仁謂相權愛也。事有眾人所共醜者詩人不言其醜但言其他端之美而醜者自見偕老與猗嗟篇是也事有醜而不知自醜者詩人亦不言其醜但述其自美之詞而其不知自醜之意亦見此詩與還之篇是也彼列

國刺淫諸詩皆還與盧令之類也吾故曰三百篇不在字句而在無字無句也

敝筍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筍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筍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序曰敝筍刺文姜也。毛謂鰈大魚鄭曰鰈魚子魴鰈皆魚之易制者然筍而敝則亦不能制矣以喻魯弱不能制文姜也鰈鰈古字通用國語曰魚禁鰈魴故鄭曰魚子若北溟之鰈則大魚矣魴一名鱧一名鱣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諺曰買魚得魴不如啖茹稗雅云其性旅行故字從與。如雲如雨如水但侈其從歸者之盛而已彼胡為乎歸哉又胡為乎從哉不必明指其事已令人掩口葫蘆矣

載驅薄薄簞第朱鞞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驪濟濟垂
轡彌彌魯道有蕩齊子豈第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
有蕩齊子翺翺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

教

序曰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簞第以竹簞為第蔽車
之後戶也鞞獸皮去毛者朱鞞以朱色塗革為車飾
也。詩刺齊襄乃不言齊襄但述齊子驅于魯道而
已彼胡為而驅也曰發夕何情急也發夕而後胡為
有豈第樂易之容也將至汶水齊境胡為而翺翺遊
教喜不自禁也簞第朱鞞四驪垂轡是何絃束魯道
有蕩是何通衢行人彭彭儻儻是何耳目詩中一繫
鋪叙不刺似刺刺似不刺不言似言言似不言所以

謂風
人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
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
正兮展我錫兮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
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序曰猗嗟刺魯莊公也。射皆三耦而止曰終日射
侯者美其久而能中也。正者侯中所射之處。侯畫正
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鵠以皮為之三分
侯之一正以布為之亦三分侯之一。故射儀注云畫
布曰正。棲皮曰鵠。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
布侯而畫正。禮射以四矢象有志于四方也。左傳魯

莊公十一年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注云金僕姑矢名也詩中射則臧不出正舞則選四矢反皆技藝其餘皆威儀也抑若揚謂雖斂之而光自見也儀既成猶所謂不可選也樂必以舞而成成童舞象既冠舞大夏雖國君之子教於成均一也舞則選謂於舞之倫等最上也。此詩若無發首猗嗟二字偕老篇若無云如之何四字竟是一篇贊詞然贊嘆有餘處卽是不足處若曰威儀技藝則旣美矣言其有餘則其不足者可以意會也展我甥兮雖屬微詞然不必鑿破鑿則呆矣以禦亂兮言外之意亦不必說出大凡詩人妙處在不可說其可說者皆非詩也

魏風論

魏地入於晉猶邯鄲之入於衛也故魏與唐皆晉詩也
何以徵之公行公路公族春秋列國皆無其官惟晉有
之一也魏為亡國而其詩儉嗇勤苦與唐俗蟋蟀山樞
之風相類有將興之機無亂亡之象二也季札觀樂工
為之歌魏曰美哉泂泂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
則明王也所謂泂泂蓋逆知晉國必大將與齊之泱泱
同盛至於大而婉險而易行此則晉之所以霸也使非

晉詩則魏一亡國耳安得明主而輔之以德也哉彼檜
之入鄭也匪風萋楚岌岌乎懼不能以終日則不待辨
而知為亡國之詩矣故檜風四篇非鄭詩也檜非鄭詩
而邶鄘為衛詩魏唐為晉詩者檜詩四篇作於未滅之
先邶鄘與魏詩則作於既滅之後也

魏風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要之襟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
佩其象揅維是褊心
是以為刺

序曰葛屨刺褊也。三月廟見乃成婦則未廟見之先皆稱女矣。內則云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乃成婦。後牽舅姑事也。貴室女子新至舅姑之門政當歌舞燕喜之初而遽以縫裳相強豈人情哉。且裳統于要但治其要衣統于襟但治其襟要之襟之未成衣也治其大概卽服之矣。描寫褊急之狀令人發笑。首章褊急皆從儉嗇來故先以葛屨履霜言之。次章復巧為粧點提提其容美也。象揅其飾美也。古人尚若

賓在西階則左乃至位宛然左辟言能讓也夫所貴於嫺雅者貴其度勝也今以褊嗇之人強學嫺雅無其度而擬其形雖修容衿服揖遜盤辟豈能自然中禮乎履葛屨服要褊而佩其象掃豈不可笑不後點出惟是二字似惜似諧亦有冷趣呂氏春秋曰新婦至門其監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非不便於家也然而有大甚焉此語雖謔可與縫裳例者今人謂此詩乃縫裳女子自作豈有未廟見之女既縫裳以衣其夫人復作詩以刺其大人其可笑又在詩人與呂氏所嘲之外矣蘇子由曰君子之為國也致隆而極厚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履霜及其暑也將焉用之矣女之未廟見也而即使之縫裳及其成婦也將安使之矣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

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
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蕒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
玉殊異乎公族

序曰汾沮洳刺儉也。陸佃云莫菜名莖大如箸赤
節葉厚而長似柳有毛刺味酢可為羹今人繅以取
繭緒此詩言貴者始于采莫而侵繅事繼則采桑而
侵蚕事也蕒澤瀉也一名水瀉以卿大夫采之是與
民爭利也。儉雖美德然踴迫大甚豈所以為貴人
哉此公儀休所以拔葵而去織婦也曰美無度又曰
殊異乎公路抑揚吞吐而其與民爭利之失自見。
鍾伯敬云儉不中禮貪忍皆從此生故詩人譏之。

園有桃其實之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

詩解
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
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
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序曰園有桃刺時也。棘棗類大者棗小者棘棘叢
高三尺花葉莖實俱似棗毛氏曰曲合樂曰歌徒歌
曰謠韓詩外傳曰無章句曰謠。此詩非銅駝荆棘
之嘆乃詩人憂深慮遠所作也心之憂矣以下凡六
轉我歌且謠憂中度曲無聊已極謂我士也驕三句
只代不知者作嚙語更不自為解嚙但勸之以思而
已思字憂字俱包孕在其誰知之四字內蓋國家多
難不足憂也但一人愛之而舉國不知在野憂之而

在朝不知旁觀憂之而當事不知此則可憂之大者也然彼之不知特未思耳思之則知之知之則憂之矣思者治亂終始之關也。此詩以為晉詩其在驥姬嬖大子危里克荀卿各私其黨之日乎古人賤桃故雪黍以桃棘亦木之賤者桃而敲棘而食賤者嬖矣詩人所以憂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父曰嗟以下四句有蘊結語有憐愛語有叮嚀語有慰藉語低徊宛

轉似只代父母作思子詩代兄作思弟詩而已絕不說思父母思兄較他人所作思父母思兄語更為淒涼王維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從兄曰嗟予弟行役七字脫出只有蘊結一層尚少憐愛叮嚀慰藉三層意然在唐人詩中已踞最勝矣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序曰十畝之間刺時也。周制國郭之外有場圃之地可毓草木。中間泄泄想見優游自得之意此人殆欲學曳尾之龜矣。所羨在桑者則所厭必在臣職十畝之間有賢則朝無賢矣然所以致此之故刺者不言但若為招隱之辭而已蘊藉最深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
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
直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
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
漣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
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鷄兮彼君子兮不素飭兮

序曰伐檀刺貪也。檀可為車故曰伐輻伐輪種曰稼。欽曰穡。路子曰貍獸三歲曰特。鷄小鳥也。莊子曰

言角
吾未嘗好田而鵝生哭。伐檀稼穡狩獵三者皆寓
言也。伐檀三句述其遇稼穡四句美其志末句美其
人也。凡天下謀不遂志賞不酬勞之事皆所謂寘之
河干也。詩意蘊藉別有所指。但將不素餐者憐惜贊
嘆而其人自媿故序曰刺貪也。鍾伯敬曰無功而
食祿謂之素餐。今已為其事而不得食其食乃為君
子之不素餐。風勵衰世責備賢者不得不深一步也。
○曾氏曰伐檀而置之河干此勞于事而不得食其
力者也。然賢者不以為自阻。蓋以為不耕不可以得
禾不獵不可以得獸。是以雖勞於事至窮餓而不悔
也。詩人謂是真能不空食者矣。天下事固有為其事
而無其功者。未有不為其事而能有其功者。故君子
寧勞而無功必不肯無功而食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

彼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
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
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
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序曰碩鼠刺重斂也○首揭碩鼠二字雖不斥言已
深于斥矣大凡朝廷當有事之日不得已姑以加賦
為權宜久則相沿為固然矣以至三歲而不蠲則終
莫之蠲矣故曰貫女又曰莫我顧莫我勞也且重斂
而及于三歲此其漸豈有既哉故疾之甚而欲去之
也然曰將去則猶徘徊故土未忍決絕此則民情之
厚也

唐風論

唐堯墟也成王封其弟叔虞曰唐侯卽所謂戲削桐珪
史佚擇日以封者是也不稱晉而稱唐者從其始也蓋
自堯以來德澤在人其君子思深其小人儉嗇故季札
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唐
侯子燮改國為晉又數傳至僖侯晉之變風始作而當
時猶不忘唐若曰此固帝堯之遺民焉爾猶之西南羌
夷素畏漢大歷千百年猶稱中國為漢人蓋其耳目所

習相沿已久不能遽變也且夫列國之風固有得於太師所採亦有得於國史所錄者矣蓋巡狩禮廢大師不得陳詩而民間之作其國史猶能隨地記錄彼晉之國史以其初之為唐也則亦仍之為唐蓋唐之為唐久矣豈待孔子刪詩而始名為唐也哉而今之言唐風者則曰惡曲沃武公也武公滅晉孔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名其詩為唐以寓意曰爾能滅晉之宗不能滅唐之號也然則季札在孔子之先又何以聞樂而歌唐乎

噫此皆後人以己意深求聖人之過也

唐風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
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
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
蹶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怡無已大康
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序曰刺晉僖公也。續序云儉而不中禮。蟋蟀，
蝗而小善跳正黑有光潤如漆一名蒼一名促織語
曰蟋蟀鳴懶婦驚生于初秋得寒則鳴蟋蟀在堂九
月之時也七月篇云九月在戶以堂與戶近也。通

月後則歲將暮矣春官巾車注云役車方箱則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事畢也。刺僖公意總不可致但云儉不中禮則是風人舉儉而有禮者以寄諷耳且此民間之詩也諷者蓋謂歲已暮矣民間尚有一日之樂况國君乎。樂而能思所以常有其樂也思居修其業也故曰瞿瞿思外多為備也故曰蹶蹶思憂欲免於憂也故曰休休休休則無憂矣此能思之效也。日月其除謂過此又是新歲不暇為樂矣無已大康一句意轉而語不轉脉愈繁而氣愈舒此古詩不傳之妙

山有樛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灑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

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樞有針刺如柘其葉如榆可為茹榆白粉也先生葉後生莢三月落莢如小錢栲山榆也亦類漆樹俗語樛樛漆相似如一柎一名棹二月中開花白似樛子葉俱似杏一名萬歲樹謝眺詩風動萬年枝此也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按昭侯封桓叔于曲沃未幾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序云刺昭侯蓋以晉亂始于曲沃故有他人是保之嘆然亦民間原有此詩在昭公時歌以志刺耳毛衛輩續序云不能修道以正其國則失序意矣。班史曰庶民有先王遺教蟋蟀山樞葛衣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死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室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季札聞

歌亦嘆為陶唐遺民則知此詩與蟋蟀皆民間之詩無疑矣。此詩悲韻促節殆不忍讀衣裳酒食尋常奉養也灑掃庭內清閑受用也車馬馳驅原非荒宴考鐘鼓瑟箏紆生趣且其所以為樂者不過永日而已言及永日已堪悲矣况復居憂處愁不才慕遠為樂能有幾時乎各末二句哀音繚繞大似蒿里蕪露諸曲蓋以勞生之人強作樂生之事又以憂生本想迫為達生之語宜其寄意凄婉刺人心脾也。他人是偷酸極我不能偷而他人偷則我所憂者即他人歡樂之資耳。蘇詩云新戚或銷悲他人功已畢無此沉痛他人是保則我所保者皆代他人保也至於他人入室則傷心之事且有不忍言不可言者矣如此點化痴人最是方便慈悲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

不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
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序曰刺晉昭公也。素衣朱襮諸侯朝服祭服之裏
衣也。嚴華谷曰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素謂素絲也。
皮弁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凡服先以明衣親
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衣上加朝服
此以素為衣蓋以絲為之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也。襮
領也。朱襮以赤色為領緣也。按史記晉穆侯伐獫狁
生大子名之曰仇又伐千畝生少子名之曰成師師
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仇者讐也成師大號成之者
也晉其能無亂乎其後大子仇立為文侯卒子昭僕
立元年封成師於曲沃是為桓叔年五十八矣曲沃
大邑而桓叔好德晉人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在曲沃
矣七年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於曲沃晉人敗之立昭

侯子平為孝侯桓叔卒子鐸代立是為曲沃莊伯莊伯弑孝侯晉人拒莊伯復立孝侯子為鄂侯鄂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為曲沃武公武公伐晉弑哀侯魯又誘殺晉君小子彘又弑晉君緡滅之盡以寶器賂周釐王王命為晉侯○水弱石強相為搏激蓋曲沃之勢成矣素衣朱襪此何服也從子于沃此何謀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則布置已定羽翼已成視取晉如登蒙振落耳夫晉甸侯也而建國本小求大誰實致之故曰刺昭侯也○叔段無能為者也叔于田之刺鄭伯以鄭伯知段之無能為而辱其汲毒也桓叔有為者也揚之水之刺晉侯以其不知桓將有為而予之以利器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

條且

序曰刺晉昭公也。椒似茱萸而小其味香烈內含黑子如點今謂椒目陸佃云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蓋椒氣不能上達故詩以譬沃雖盛強能修其政然其馨氣下達而已廣雅兩手為掬一升也陸佃曰古者掬大於升故先言掬後言升。一椒之實至蕃衍盈升又且盈掬此非常之事也既無朋而又篤則根深而基厚矣然是椒也其條達也將來之盛豈但盈升盈掬已哉蓋武公之兆始於桓叔之封故曰刺昭公也。詩意在晉初不言及晉也但言沃之蕃盛而已此乃所以言晉也。萬茂先曰此晉室忠臣見沃日強盛為此詩也孔子龜山標云我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卽此意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

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乎
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
此祭者子兮子兮如此祭者何

序曰綢繆刺昏亂也。心東方蒼龍七宿之第五星
心宿三星鼎立三星不止心宿但舉所見之候言之
春秋之時昏而在天則月令建辰季春之候也。發
端綢繆二字者得束薪如許有情奇甚中間忽喚今
夕何夕則意外相逢若驚若疑光景宛然猶恐是夢
如此良人何五字屢幸已極口不能宣說當境之人
尚且難於形容讀者豈得從旁索解惟有悠然意會
而已刺昏亂者不言其佻儻失時但言亂後婚嫁一
種望外之喜風人之言深婉可思大約如此。子瞻
賦云如此良夜何其意尚淺此云如此良人何其情

乃深大白詩云東方漸高奈樂何為歡已盡此云如
此邂逅何其樂正濃但將老杜今夕復何夕共此燈
燭光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四語合參之方知此詩之妙

有杖之杜其葉溘溘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有杖之杜其
葉菁菁獨行叢叢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
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序曰杖杜刺時也。杜赤棠也。子澹而酢赤棠人所
賤也。尚特然而葉溘溘彼獨行踽踽并杜之不若矣。
○曰豈無他人則有人矣。而曰獨行踽踽者以其不
如我同父也。彼既不如我同父矣。安望其能助我哉。

使其助我則亦猶之同父矣以同父之義望之不如
同父之人亦愈深其無兄弟之痛矣反覆纏綿無限
惻

羔裘豹袂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豹袂
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序曰羔裘刺時也。續序云刺在位不卹其民也。
羔裘君純羔卿大夫以豹飾其裘。此民怨其卿大
夫之詞居居民所恃以安居也究究民所恃以究察
其痛苦也謂子故我所以托以安居者夫豈無他人可
從乎然惟子之故則托命在子矣蓋其責備在
上者甚深而詞意婉曲如此則忠厚之至也

肅肅鷦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鵠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執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鵠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執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序曰刺時也。鵠似雁無後指毛有豹文一名獨豹。遇鷲鳥能激糞禦之著其毛卽脫閩諺曰鵠無舌鬼無脾肅肅勞苦之意蓋鵠無後指樹止則苦故鵠羽本不集樹而今在樹在棘在桑則肅肅而苦矣喻君子本不便於勞苦而今則征役而久如此也。柞一名柞櫟三四月開黃花八九月結實其實為椽又名皂斗有毬自畏殼可染皂稻南方所食有稷有秫又有白赤大小數種梁粟類有青黃白數色本草云古者

以粟為黍稷梁秣之總名而今之粟在古但稱為粱
後人專以粱之小者為粟耳。肅肅勞苦之意凡樹
叢生者謂之苞監壞也與蠱同敗器為蠱靡監謂勤
于王事不敢監壞也。昭公以後遭曲沃之亂凡五
世矣征役不息固其宜也其稱王事者晉奉王命以
征沃也人窮呼天而曰悠悠言亂之長也失養則失
所矣曷其有所謂亂未有息不知何時得所也曷其
有極言此亂無極我勞亦無極也天失其常故亂天
失其常遂使子職亦失其常

曷其有常謂何時有常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
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序曰無衣美武公也。七者侯伯七命衣服車旗以
七為飾周禮注鷩冕衣三章一曰華虫畫以雉卽鷩

也。一曰火。一曰宗彝。皆畫也。裳四章。一曰藻。一曰粉。米。一曰黼。皆繡也。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言不敢必。當侯伯得列于天子之卿亦可也。武公滅晉。自立。目中豈復有王哉。滅晉三十七年之後。始以寶器賂釐王。而請命焉。蓋已晚矣。詩人至此。始幸其猶知有王。故序曰美武公也。雖曰美之。而其不滿之意。故在。此詩人代為武公之詞。豈曰不如四字。描寫跋扈驕蹇之意。卽在欣幸嘆美之中。妙甚。蓋亂世天子乃奸雄之所借資也。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心好之。曷飲食之。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序曰有杖之杜刺魯武公也。此詩序言刺武公。朱子云此言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也。蓋武公惟不好賢故風人舉好賢之詩以刺之。朱註與古序政相發明。後儒自不知耳。道左則僻矣。道周則迂矣。特然之杜生于僻且迂之地。此豈可蔭哉。以此喻己之孤陋不足以致賢也。時解作人民寡勢力弱之比。豈賢者之去雷以勢哉。失詩意矣。噬語詞謂君子未必肯通我也。飲食即緇衣授餐意。不必深求。蓋但言好賢未必好也。有惟恐不足以致賢之心。此則好之至也。但中心好之未必中心好之也。有惟恐不得飲之食之之心。則中心好之至也。飲食豈足以致賢然。飲食有盡而惟恐不得飲食之心。無窮有惟恐不得飲食之心。則自飲食而外。凡可以致其愛且敬者。必無所靳矣。故曰中心好之。又曰曷飲食之。曷飲食之所。以寫其中心好之之狀耳。子思曰君之犬馬畜役。謂繆公徒能飲食之而非出于中心好之也。穆生曰醴

酒不設王之意。怠謂楚王不能飲之食之而愈微其非中心好之也。皆非所語于曷飲食之之心也。

葛生蒙楚藪。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藪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室。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序曰葛生刺晉獻公也。續序云好征戰則國人多喪矣。藪似枯樓葉盛而細葛之生依于物。藪之生蔓於地以興婦人不能離夫也。此古今閨怨第一錦衾角枕夏日冬夜空閨無聊百歲虛度之情。自怨女舌端傳之初不及獻公而征戰不息之失自見。誰與獨處如言誰人來伴我獨宿也。獨則無與與則非

獨正以不可解為妙予美二字親暱之極衾枕為何人設也空房獨守而粲爛猶昔此時此景最為難堪然長夜不覺及旦始見故曰誰與獨旦旦可獨乎淒涼聞寂又甚於獨寐矣。夏日冬夜言其長也思者無時不思然在長晝永夜倍增無聊舉夏冬日夜則春秋可知只此六字不言及思而思中苦境已備矣末二句憂其死亡無日但獲同穴猶同衾耳紫玉壘前連理樹韓憑墓上鴛鴦鳥千古有情同此結願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

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序曰采苓刺晉獻公也。苦菜名一曰茶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梅誕生曰詩有三茶一卽苦菜采苓章所謂采茶絲絲章所謂董茶如飴谷風誰謂茶苦是也。一曰萎茶穢草也良耜茶蓼朽止是也。一曰英茶茅草秀出之蕙出其東門有女如茶是也。○獻公以驪姬夜半之泣而殺其子其聽讒也至矣詩刺聽讒不言聽讒之禍而教以止讒之方又不斥言其事而借采苓采苦采葑為言蓋采苓宜在隰采苦宜在澤采葑宜在圃三者皆不產于山而采者欲于首陽之巔之下之東則無稽之喻也。○旣曰苟亦無信又曰苟亦無然委曲商量似從醉夢中輕輕喚醒最是婆心蓋讒言用極期於信也信之則用之矣苟亦無信則舍之矣然止讒之方不恃我之不信而恃我之能察使不察其不然之故而徒曰我不信也彼

讒者之術益工乘間抵隙不信者有時而或信則雖
舍而猶未舍也惟徐察其不然之故而絕其本彼
將無所得而自止矣孔子曰浸潤之謂不行焉可謂
明也已矣非我不行彼自不能行也此惟遠者能之
故又曰可謂遠也已矣

秦風論

周平王舉岐豐之地以與秦蓋以秦戎世讐欲藉以為外蔽耳夫以數十世陶復陶穴之疆理八百里周原膾膾之人民天子不能自守而曰秦能逐戎卽以與秦是猶與隣人爭田宅者力不能勝則盡棄其丘隴墳墓以與紀綱之僕而曰汝能有之卽汝業也強隣之釁未已而悍僕之變又作矣然則秦之代周蓋有由來哉嗟夫岐豐之俗自古公以來忠厚開基迄於文王聲教始遠

而周南召南和平之音作焉以至於秦則一變而慷慨激昂矣夫今之歌秦風者卽昔之歌二南者也民無常性在上所以道之耳商君三見秦孝公說以帝王之道秦王唾弗顧及說以富強始不覺膝之前於席也曰久遠吾不能待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至數十百年後以成帝王乎是故二南和平之詩久遠帝王之端也秦風慷慨激昂之詩一朝富強之兆也一朝富強不能久遠秦所以代周而至於暴亂也此其季

子已先知之矣季子觀樂工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
蓋謂此中夏之聲也彼胡爲而有之乎又曰其周之舊
乎蓋謂此岐豐之舊民也彼胡爲而有之乎若驚之若
訝之其寄慨也深矣其曰能夏則大則逆知其代周而
憂之也代周而至於暴亂其憂終未有已也詩樂之道
通乎神明至此乎

秦風

有車粼粼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耄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序曰美秦仲也。白顛額有白毛又名的顛又曰的顛今之戴星馬也。莊子曰齊之以月題蓋額上當顛如月者以象顛之白故震為的顛蓋良馬也若準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吻。今俗云的顛。凶非也。寺人內小臣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亦有寺人也。陂者曰阪。下濕曰隰。以興秦仲所有得其宜也。秦舊為附庸至秦仲為周大夫則受地視伯同於諸侯矣。有謂極有之也。前此亦或有之然不

如今之眾也車眾則聲威馬眾則色奇矣寺人之令侍御尊嚴亦翔有之也。未見則尊嚴及其既見則蕩佚簡易矣。並坐鼓瑟草創君臣脫略體統鼓舞功名不修邊幅此秦之所以伯也。今者不樂二句宛然有爭時之意。雖與山樞結句畧同然彼悲而傷此悲而壯也。吾友茂先以為當與魏武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慨當以慷去日苦多語並看良然良然。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嬀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序曰美襄公也。駟驥猶四驥言其色黑似鐵也。四馬六轡註中已明在手謂把握其轡惟手是聽也。獸

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辰牡註中獻狼云云皆天官
獸人之文蓋虞人無奉獸之文故引獸人供膳之文
以解其據矢括也矢末為括以鏃為首故括為末鏃
馬喙也鸞赤色五彩雞形鳴中五音或曰青鳳為鸞
禮曰在車則聞和鸞之音蓋乘車則鸞在軾和在衡
此之輶車則置鸞鈴於鏃取其輕捷便於驅逐也田
犬之長喙者曰獫狁喙者曰歇驕註云翼獸者虞人
驅獸於一處以待君射也○秦襄之先非不獵也既
奄有岐豐則威儀雄壯即一田獵而氣象異矣故秦
人誇而美之首章叙獵二章言獲三章則獲而息矣
靖子從狩點綴趣甚獵者雄心也雌主易盈此時已
有聲色自奉嬖倖滿前之象矣辰牡二句言獸既繁
多而虞人翼獸奉上之儀又如此也左之謂御者從
左以逐之公從左以射之也此二句言御良而射巧
皆誇其盛也遊于北園田事既畢人遊馬閒車輕犬
暇光景如畫然以鸞車載犬則秦之輕禮法而重角

聞亦大畧見矣班孟堅曰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
板為屋室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武
備高尚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
屋而車鄰駟驥小戎皆言車馬田獵之事也

小戎伐收五檠梁輶游環脅驅陰鞠盜績文茵暢轂駕
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
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是駉龍眉之合盜以履
輶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伐駟孔
羣公矛盜錡蒙伐有苑虎韞鏤膺交韞二弓竹閉緄滕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序曰小戎美襄公也。首章小戎句車軫之制也。淺收軫軫車前後橫木以其能收斂所載故曰收淺。謂大車載重深八尺六寸而此則止深四尺四寸僅及其半也。五檠句車衡之制也。五五束也。軻一曰轅蓋轅端橫木駕于服馬之上曰鈎衡曰軻曰軻而車前曲木上鈎衡者曰軻曰轅也。梁軻謂穹其上如屋之梁以便服馬之進退也。蓋車之進退以軻為主。懼其不堅故五處皆以皮束之。是為五檠梁軻游環御驂馬內外之制也。游環鞞環也以皮為圈將驂馬內外轡并服馬內外轡貫于圈中而手執之。脅驅馬以兩條皮前係於衡後係於軻當服馬之脅使隔驂馬在外如驅驂馬者然。蓋游環使驂勿外出脅驅使驂不得內入也。陰鞞句使驂馬引車之制也。陰揜使驂不頭曰軻。叩風濟盈不濡軻。軻音癸車轍也。又車軸也。此軻與軻同音。范車頭也。軻前曰軻。蓋軻頭也以板揜之。故曰陰也。鞞以皮係驂馬之頸于陰板之上。蓋

駿馬不當衡無用力處故別設二鞅係於陰板一環所謂續也蓋銷白金以沃鞅環也文茵句車上用物之制也大茵虎皮褥也暢轂長轂也轂形圓鑿中以貫軸而周圍特三十六輻也兵車欲馳驅而轂短則脫軸故比大車之轂為長也駕我騏驎一句則言車之後又言馬也馬青黑曰騏驎馬左足白曰騏驎二章前四句馬也龍盾二句車上之物也赤身黑鬣曰駟黃毛黑喙曰駟在中服馬也舉其四者言備色也盾干也以木為之猶今之遮箭牌龍盾畫龍於盾也盾以衛車盾狹而車廣故合而載之也履環之有舌者軸駿馬之內轡也駿馬逼於脅驅不得內入故其內轡不必牽挽但係於軾前纓內而已亦沃白金以為飾故曰蓋三章首句是馬中五句只鑲膺屬馬餘皆車上之制淺駟介馬也金甲堅重故以淺薄之金為之物不和則不羣曰孔羣則和可知矣矛刃有三角也錡鐵同矛戟之柄平底曰錡銳底曰錡曲禮進

矛者前其鏃沃白金以飾矛柄曰沃鏃干之大者為
櫓中者為伐干之中者不畫龍第畫鳥羽為文而已
蒙謂蒙以文采也苑文貌韞以藏弓虎皮為之膺以
馭馬鏤金飾之交韞交二弓於韞中防折毀也閉與
鞅同緄繩騰約也弓形必正以竹為閉象弓之形以
繩約之然後入於韞也。秦俗習戰故其車制之精
驟服之良器械之利有老將不能詳者婦人女子能
歷歷數之然小戎倭駟輕利是篇亦無復路車八鸞
之舊矣曰温其如玉曰温其在邑曰厭厭良人秩秩
德音素人獷悍而婦人之稱君子獨舉純良之德言
之蓋獷悍者士卒敢死之氣而純良者將帥敦悅之
風此則將帥之妻所作也詩中上誇車馬弓矛之盛
下言君子如玉之美亦有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
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之意婦人闈思詩且自相
矜尚鼓舞功名如此則秦風之為秦風何如哉。秦
戎世讐在其板屋亦是秦人快事擊庭掃穴雖婦人

在憂思中且為

君子志喜矣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
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
謂伊人在水之溜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
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
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序曰刺襄公也。蒹一名荻一名蘆一名葦一名菝一名菝
一名萑葭一名葦一名蘆一名華蒹萑之末秀者葭
葦之末秀者至秋堅成則為萑葦故曰八月萑葦。
漢人續序曰襄公未能用周禮蓋廢禮則棄賢矣賢

人隱于水濱詩人想像之如此故曰刺襄公也毛鄭
苦作蒹葭二語附會周禮則大失詩人之意矣。秋
水淼茫已傳幽人之神蒹葭二句又傳秋水之神矣
繪秋水者不能繪百川灌河為何狀但作蘆洲荻渚
出沒霜天烟江之間而已所謂伊人何人也可思而
不可見可望而不可親目前意中脉脉難言但一望
蒹葭秋波無際露氣水光空明相擊則以為在水一
方而已而一方果何在乎迺洄迺游而皆不可從也
雖不可從而遙指中央又未嘗不在也此其人何人
哉宛在二字意想深穆光景孤澹李白訪隱士詩云
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又訪戴道士詩云無人知
所在遙指兩三松既曰只在此山中則已知矣何以
又言不知既曰遙指兩三松則又已知矣何以言無
人知與此道阻且長宛在中央皆可意會而不可言
求知其解者并在水一方亦但付之想像可也。葛
茂先曰首二句形容秋江景物總非筆墨所到此繪

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已置古今文人秋
都落下風至今容與寒汀者一念此語不獨意會且
覺心傷在水一方從漂渺波光之外若滅若沒若隱
若現恍見此境與下四句更無二際秦川咫尺已宛
然三山雲氣竹影風聲邈然如仙矣如以為意在一
方及求之而道終阻而中央終在者固非以為既逝
洄從之復遊從之者亦未得其解也。道阻且右
註云不相值而出其右也解甚活動覺鄭氏迂洄二
透字未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
君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
將將壽考不忘

序曰戒襄公也。條山楸也。楸梓屬白色美木也。楸
梧早脫故謂之楸。然至秋垂條如線故柳謂柳絲楸
謂楸線紀堂則註言之矣。錦衣狐裘諸侯在朝之服
徽形如亞黑與青謂之徽。五色備謂之繡。皆裳也。裳
亦衣非二物也。終南昔為周室巨鎮自秦得岐豐
之後則終南所有皆秦有矣。君子至止謂自西鄙至
岐豐其服如此其顏如此其佩如此非復昔之舊矣
其君也哉。蓋勗見驚喜欲其克稱此社。壽考不忘欲
其長有此位也。羨美中有
微勸之意故曰戒襄公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
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

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黃鳥止於楚誰從穆公子車
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序曰黃鳥哀三良也。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
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當時殉者百七十有七人而獨哀三良者惜其賢也
秦實殲之而指蒼天者怨秦已極不忍斥言也人百
其身語奇甚鄭氏謂苟可以他人贖之者人皆百其
身謂一身百死猶甘為之惜之甚亦哀之甚也厥後
始皇驪山之葬後宮工匠俱閉墓中則穆公之罪莫
嘗作備哉

歛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
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
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序曰刺康公也。晨風鷗也似雞青黃色燕領白喙
向風搖翅乃因風疾飛攫鳥雀食之櫟本似檉駮如
馬食虎豹鋸牙此之駮則言梓榆以其色青白望之
似駮也棣棠棣也檉赤羅也一名山梨一名鼠梨其
文細密如羅。序曰刺康公漢人續曰康公忘穆公
之業棄其賢臣也而朱註謂婦人思夫之詩猶百里
廢屨之歌雖亦有致然非序意矣。未見君子憂心
欽欽謂穆公求賢之殷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蓋以

穆公之意責康公云如何乎如何乎女忘我之事豈一端哉鄭謂晨風喻賢人往歸穆公如晨風之疾也未又舉山鰲所宜有者以興賢人者國家所宜有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戈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序曰刺用兵也。韓非謂秦人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爐炭斷死于前者比比是也。頌無衣之篇乃知其來久矣。兵危事也而其民樂之如此。均此岐豐也。周先王忠厚教養之餘一變而為強毅果敢之習矣。故曰刺也。然車鄰小戎駟驥何以為美。蓋秦仲衰公逼處戎翟秉復

仇之義為開掘之功則可美也相煽成風使民情踴
然而不可止則可刺也秦風至此歡欣鼓舞之意足
以相死雖欲不吞六國而併天下不可得矣事固有
名美而實惡者著之曰刺蓋有深意云。衛之北門
曰王事適我唐之騶羽曰王事靡盬秦之無衣春秋
時諸侯已不知有王而其民猶以其國事為王事蓋
當時民情之厚而文武德澤之深未艾於此可見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
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序曰康公念母也。古者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
異姓草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藩國皆諸侯之車也
黃馬之上色乘黃四馬皆黃也孔氏曰琚者玉之美
名也瑰者美石之名玉佩珩璜琕瑀之屬。按晉書

公烝于齊姜生大子申生秦穆夫人故康公之母
獻之女也文公未返國而康公之母已卒及秦穆
文公康公時為大子送于涇陽而作此詩故曰念母
也。康公贈文公以車馬玉帛如此蓋鄭重其行
以定晉耳然其意猶歉然未足所謂言有盡而意
無窮也。全詩語意雙關處在悠悠我思一句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序曰刺康公也。造衡者始于權造車者始于輿故
曰權輿始也。黃鳥之篇蘇子瞻謂穆公生不誅孟
明豈有死之日而用其良蓋罪康公也讀晨風權輿
二詩康公之棄賢可知矣。始曰無餘猶可飽也既
曰不飽則已甚矣長鈇之歌禮趨而上權輿之詩禮
趨而下此孟嘗所以得士而秦康所以棄賢也然穆

生以醴酒微禮遂行今每食不飽而猶吁嗟
未忍決絕豈所語于禮貌衰則去之之義哉

陳風論

甚矣一國之風俗視夫一人之好尚也所尚而善敝且流而為惡所尚而惡敝將有不可言者矣是故齊尚戰功而還與盧令以勇力聞鄭衛浮靡而桑中溱洧以淫佚聞魏唐勤儉而葛屨蟋蟀以陋齋聞無怪乎岐雍土厚水深質直樸畧之民周用之為敦厚秦用之為驍雄也今夫陳固神明之後也特以武王元女大姬下嫁胡公尊貴好樂喜為巫覡歌舞之事此亦婦人常態耳而

陳民效之宛丘東門之間男女遊蕩歲無虛日至於淫
荒以及亂亡古語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其父殺人報
讐其子必且行劫誦陳風者夫亦可惕然矣

陳風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坎其擊鼓
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
冬無夏值其鷺羽

序曰刺幽公也。鷺一名鷩一名春鋤青脚喜翹其
色白頂上有絲羽長尺餘每取魚則餌之取其絲羽
為舞者之指揮翹翹也謂以鷺羽為翹也文舞以翟
今曰鷺羽則素而無文非正樂矣擊鼓與缶皆所以
節舞也。幽公游蕩無度毛云子指幽公鄭云子指
大夫蓋詩人不斥其君刺大夫乃所以刺幽公也鄭
說似為有味宛丘陳之勝地也勝地嘗遊蕩焉於斯
鼓焉於斯舞焉於斯夏焉冬焉無時不於斯焉若是

者有餘於情必不足於望矣。值遇也。謂無時而不遇。其驚羽厭之極也。時解以值訓植。殊覺味淺。金詩是賈平章西湖行樂圖。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八字。是秋壑小像贊。

東門之粉苑丘之柵子仲之子婆婆其下穀旦于差蒞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婆穀旦于逝越以醜邁視爾如菽貽我握椒

序曰刺亂也。粉白榆也。柵椽實也。菽一名苾苳一名荆葵一名錦葵。春時葉末生花如五銖錢。粉紅有紫絳俗曰火蟻。以其花連接之密如蟻窠也。柵子芳芬之物也。陳都於宛丘之側遊宛丘者必出東門。故東門宛丘為繁華歌舞交會之地。子仲之子大夫之女也。以大夫之女而婆婆招搖于市。則民間可知。

矣差擇也穀旦良辰無妬雨暴風宋詞所謂奈何天也南方之原宛丘高處歌舞之勝集焉擇此良辰以遊勝地皆言其好事也不續其麻蓋終身在歌舞場中不復知人世間有女工矣謝疊山詩云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鸞稠怕葉稀不信樓臺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今遊冶之女不知續麻亦猶蚕桑之婦不信歌舞也醜畧也蓋男女皆以其族行矣歌舞游冶此淫蕩所由招也視爾如菽男悅女也秋波已神受矣詒我握椒女悅男也手澤已相私矣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序曰誘僖公也。誘云洛鯉河魴貴於牛羊而鯉尤魚之貴者龍八十一鱗具九九陽數鯉三十六鱗具六六陰數脊中鱗一道每鱗上有小黑點文今人以盤水養鯉雖困鱗不反白蓋亦健魚也。此隱者詩也而序曰誘僖公何也漢儒云僖公愿而無立志故以是誘掖其君蓋陳人歌隱者隨分自安之詩于僖公之前謂苟如是是亦可矣所以誘掖愿主無事外求故曰誘也。可以棲遲謂苟能自安無不可也雖衡門亦可以棲遲雖泌水亦可以樂飢可以二字與下章豈其字必字相呼應樂飢謂雖飢亦樂也入世茫茫惟是居處食色不能安其分耳但使各安其分斯無處不可以置身矣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

淑姬可與晤言

序曰刺時也。紉科生宿根在地至春自生一歲三收剝去皮之表緝其裏以為布管音姦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可為索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註以解字訓晤字然曰可與則已解矣晤歌謂相晤而歌也以閨中之秀而可與相晤而歌可與相晤而語可與相晤而言何其易也可與歌猶云知音也可與言猶云知趣也序曰刺時其為淫風可知矣漢人續云疾君昏淫而思賢妃以配之蓋泥淑姬二字遂失序意耳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皙皙

序曰刺時也。明星且暗也。期昏而及旦。甚于有約不來。過夜半矣。東門之楊。因及旦所見者。以起興耳。伯敬云。揚卽楊古字通用。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序曰刺陳陀也。鴉。鴉。鳥也。大如班鳩。綠色。賈誼鵬賦。卽此也。其肉美。可為羹。雁又可為羹。莊子曰。見彈而求鴉炙。楚辭注云。鴉似鴉。本草云。其實一也。按史記陳陀。桓公之弟。其母蔡女。故蔡人殺五父。及桓公之太子免。而立陀。是為厲公。厲公取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其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

令蔡人誘以好女遂與蔡人共殺厲公。夫也猶云
夫夫也誰者無所歸咎之詞誰昔然矣追恨其始顛
倒思予媿勵其終猶云汝今不思予
但恐顛倒狼狽之後有時而思予也

防有鵲巢卽有旨茗誰侑予美心焉
惕惕中唐有甃卽
有旨鵲誰侑予美心焉惕惕

序曰憂讒賊也。茗註云茗饒也莖葉綠色可生食
鵲本鳥名一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此則
綬草也以其五色似鵲故亦名鵲孔氏曰唐謂堂下
至門之徑也甃磚類。防有鵲巢尚得所安卽有旨
茗尚得所生今予美為讒者所侑使我心憂疑而惕
惕則會鵲茗之不若也下章倣此侑與講同書曰侑
張為幻指讒者為誰不欲斥言其人
也楚詞稱君為美人予美指陳侯也

詩解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
人憫兮舒懷受兮勞心慍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
紹兮勞心慘兮

序曰刺好色也。○月出既皎佼人復僚所謂月下者
美人倍覺妍素也勞心悄兮指佼人也若謂當此月
出之時遠愁可舒矣胡為對月凝思勞心獨悄乎挑
之也謔之也註解似覺索然。窈結懷受等字或出
方語姑從註中摸
索而已不必深求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說于
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春秋宣公九年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表其和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公告二子二子遂殺洩冶宣公十年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衡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按夏姬鄭穆公女嫁于陳大夫夏御叔徵舒其子也字子南。胡為乎驚訝之詞與匪字相呼應若謂胡為乎往株林乎從夏南耳然則匪適株林也乃從夏南耳似疑似怪似隱似慙諱淫而言從諱母而言子明明說出却似未嘗說出妙極。首章言夏南次章不復及夏南但述其往來株林之狀而已既駕且乘非復微行私往矣乘駒乘馬非復單騎偶至矣說于株野則終日矣朝食于株則達旦矣輕輕點出而其宣淫之醜不言自愧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

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
無為中心悁悁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
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序曰刺時也。蒲水草似莞而編有脊柔滑而溫荷
芙蓉也一名芙蓉爾雅曰芙蓉其莖茄其葉遊其本
蓋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按芙蓉莖下白肉在泥中
者花未開為菡萏已開為芙蓉其的中有青為薏自
目曰涕自鼻曰泗。寤寐無為情景最苦所謂傷如
之何即無為二字註脚不必別解解則失之矣或謂
此為女思男之辭觀頌大
且卷自知之卷與鬢同

鄘風論

鄘祝融之墟在溱洧之間鄭武公滅而都其國故其詩
輕靡猶鄭風也國可亡詩不可亡故當時錄而存之夫
周之諸侯千八百國鄘無國而存詩彼有國而無詩者
何多也吳楚無詩猶曰夷也然許蔡滕杞邢薛邾莒諸
邦則中夏矣猶曰小國也若魯宋則大國矣或曰魯周
公之後宋微子之後天子寵之異數不採其詩也然國
之樂工豈無肄業及之乎或曰孔子刪詩為父母之國

諱為宋國諱也然孔子之先季札聘魯所歌國風已不
及魯宋矣且魯備十三國之詩而乃自諱其詩聖人無
私亦有私乎如以為魯宋民俗不習聲韻與然章甫之
歌華元之謳魯宋之人則既習之矣如以為魯宋鄉音
不諧歌舞與然齊魯接壤曹宋比鄰齊曹之詩則既諧
之矣此其故蓋有不可解者也不可解者闕而存焉若
必擊為之說其不滋後人之聚訟者幾希矣

鄘風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序曰大夫以道去其君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禮記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謁之。諸侯朝天子亦服狐裘。羔裘狐裘君服之宜也。今所服羔裘但逍遙焉爾。所服狐裘但以朝焉爾。潔然盛服而無所為。豈處小弱之道哉。此大夫所以勞心忉忉也。然其可憂之故。畢竟不肯說破。所以為妙。勞心忉忉憂之也。我心憂傷則不徒憂而且傷矣。中心是悼則終不可與圖存矣。然曰豈不爾思則忠孝慳惻雖不可

言角
一
而不忍遽去故序曰以道去其君也註云膏脂所漬也如膏裘之美。如膏之裘日炤更妍形容盛服尤

見工致

妙妙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素冠素衣素韠既祥之服也行三年之服則有祥矣故言素冠而齊衰可知也素冠素衣人以爲不祥而厭見者今則不可見而庶幾見之矣庶者不必得之詞也棘人樂樂服與情稱也博博但悲蘊結望之切也同歸如一慕之至也同歸猶言同志也茂先云金谷詩白首同所歸河梁

詩與子如一身與此
同歸如一無二義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萋楚
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萋楚猗儺其實
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序曰萋楚疾恣也。萋楚羊桃也。一名鈿弋其葉與
實皆似桃陸氏曰華紫赤色其莖枝弱過一尺則蔓
于草上不能為樹生平澤中子細如棗。國君而恣
則政煩賦重人不堪命矣故序曰疾恣也有生之所
以可樂者以其有知有室有家耳生于愁苦則曾無
知無室無家者之不若也然詩意含蓄不言疾君亦
不言傷已但舉萋楚一再欣羨而哀怨煩苦之思已
自不忍見聞矣此詩朱註與古序自相發明續序及

毛鄭皆

失之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匪風飄兮匪
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烹魚漑之釜鬻誰將
西歸懷之好音

序曰思周道也。關東謂甑為鬻鄆居周之東故曰
西歸北方魚少故以烹魚比西歸為皆可喜之事。○
首二章寫亂世愁景如畫周道西周朝聘之路也蓋
傷心之痛不待諉及天子也但一望周道不寒而栗
不風發車偈固已怛然矣周失其綱強大恣而弱小
危故鄆人為之心怛且冀有歸周之人而勉慰無已
也誰將者不可必之詞西歸未必遽興周也然猶知
有周而歸之矣以猶知有周之人而慰勉無已焉則

其思與周也至矣懷以好音愛莫助之但動之以名而已蓋無聊愈甚矣。○呂東萊曰匪風下泉思周之詩獨出于曹鄴何也蓋政出天子則強不凌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供億之困征伐之勞惟小國獨受其害所以思周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亦此意也

曹風論

曹者武王弟振鐸之後濟陰定陶其地也其後得山陽
陳畱而稍大班固謂堯游成陽舜漁雷澤其民有先王
遺風好稼穡以致富臧此自曹之始言之也然曹詩四
篇如蟋蟀下泉則其思苦矣曹之後世為宋所滅濟陰
定陶之墟宋得有焉然曹有詩而宋無詩何也子夏謂
魏文侯曰宋音燕女溺志則宋固有音矣有音則有詩
矣宋有詩而季札不觀於魯孔子不列於經此吾所謂

不可解者也

曹風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
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
憂矣於我歸說

序曰蜉蝣刺奢也。蜉蝣一名渠略似天牛而小有
甲角而長三四寸朝生暮死陸璣疏云甲下有翅能
飛夏月陰雨時自地中出管子云掘閱得玉蓋閱與
穴通也麻衣謂蜉蝣甲下羽如雪也。奢不可久故
以蜉蝣之衣裳為比蜉蝣朝生暮死然但言其生之
可愛而其不可久之意自見於我歸處蓋彼不自憂
而代之憂者欲借其歸處而警誨之耳歸息歸說亦
同此意朱註玩細察而忘遠慮卽古序刺奢之意然

序但言刺奢而已毛鄭及續序
必云檜人刺其君亦似添出

彼候人兮何戈與殺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維鷩在梁不
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維鷩在梁不濡其味彼其
之子不遂其媾蒼兮蔚兮南山朝隤婉兮孌兮季女斯
饑

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
有士有史有徒何戈與殺者其徒也。戈殺皆短兵器
芾與黻同蔽膝之服以韋為之。鄭箋云冕服謂之芾
他服謂之韠。大夫再命則赤芾。璫珩三命則赤芾。乘
軒鷩鷩也。似鷩而大喙長尺餘。頰下有胡如數升
囊。一名洿澤。一名洿河。能入水捕魚。遇小澤則以胡

去水得魚食之故曰淘河曰洿澤則濡味濡翼宜也
今鷄在梁而取飽於梁不但不濡翼且不濡味矣此
以比小人之無功食祿者也。候人句時解俱未暢
蓋如此小人但可為候人而何戈與祓耳豈可赤芾
乘軒而為卿大夫乎以何戈與祓者而赤芾則所謂
爛羊頭關內候爛羊胃騎都尉也彼其之子鄙之也
三百言其眾曹小國有赤芾者三百人曹其危哉鷄
之取魚勤矣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鷄鵝畏其誠
今但集於梁而已因入之食不濡翼不濡味而得魚
焉此候人而赤芾之謂也媾寵也不遂其媾猶云必
不永其寵蓋知其將敗也晉文公責曹不用僖負羸
而乘軒者三百人然則不遂其媾詩言固有時而駮
矣。蒼蔚狀小人盤結之盛也南山朝隴雲氣上騰
之象以南山草木之盛晨光炤之但見雲氣之騰而
已喻小人盛而君復假以氣馘也小人既盛則君子
何所容哉曰婉變言其美也曰飢傷其遇也曰季女

斯飢嘆其守也惟斯飢然後見其為季女惟季女斯飢然後愈見其婉孌耳

鴉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鴉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鴉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鴉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序曰鴉鳩刺不一也。鴉鳩一名布穀一名桔鞠亦名戴勝或謂之肩題一謂之桑鳩似雞長尾帶大帶弁皮弁駉馬之青黑色者凡兵事用韋弁服視朝則用皮弁以韎韋為之一名爵弁謂其色象爵也皮弁

以鹿皮為之亦曰騏弁謂其色象騏也帶弁者舉兩
端以見其餘耳。刺朝無君子用心不一翻說淑人
君子心如結兮便爾蘊藉結字尤奇。心一則無不
一也首章點出心字而先以儀一儀一則心一矣次
章舍儀而言帶弁帶弁一則儀一矣三四章言其儀
不忒而及于正四國正國人謂四國國人皆一心也
又曰胡不萬年謂萬年一心也心一則儀一儀一則
四國國人無不一矣即久而至於萬年亦無不一矣
次章以後不言及心然四國萬年無非心也故曰一
又曰心如結兮結者合內外之道也。鳩之巢一在
其子七兮句看出其子七兮故或在梅或在棘或在
榛無不在也惟其母常在于桑則母不求子而子將
求母彼在梅在棘在榛者母皆有以致之以此喻心
一者有常在而無不在也故子瞻曰從其在梅則失
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則無不
及也。儀一者有常而已惟其有常故雖周旋折旋

三千三百
無非一也

泐彼下泉浸彼苞蘘我寤嘆念彼周京泐彼下泉浸
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泐彼下泉浸彼苞著愾我
寤嘆念彼京師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卹伯勞
之

序曰下泉思治也。苞草之叢生者稂童梁莠屬陸
璣曰禾黍秀則穗及其不成則謂之童梁蕭蒿也俗
謂之牛尾蒿著科生如蒿生而條直異於他蒿高五
六尺多者至三五十莖可以為筮故曰神物著滿百
莖則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青雲覆之。寒泉而下流
則不但不足以及物而其浸漬反足以害物此衰周

無王之比也。陰雨則異于寒泉矣。陰雨之膏黍苗則異於寒泉之浸苞稂矣。此四國有王之比也。鬼爰詩曰：尚寐無訖。此曰：懷我寤嘆。蓋沉憂之人夜甚于晝。惟寐則忘之，及其寤則百感生矣。懷嘆者，愀然寤中發嘆也。念彼周京，念其有王，而實無王耳。四國既知有王，則大國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小國獲安如西周盛之有。邠伯以勞之而今則不然，此所以懷我寤嘆也。邠伯勞之與誰將西歸同意，但匪風傷天下無王也。以其作于周轍未東之時，故西歸好音猶庶幾望之下。泉傷天下無伯也，以其作于周室久弱之後，故不敢復思西周也。但願有如桓文者修邠伯故事，其亦庶幾乎可矣。蓋亦無可奈何之極思也。王制云：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左傳：畢原，鄆邠文之昭也。

幽風論

幽風者周公之事也周公封魯而食邑於幽岐之間故孔穎達曰幽者周公之采地也不曰魯而曰幽者魯無詩周公又未嘗治魯也周公之詩無所可係故從七月而係以幽也幽人敦尚稼穡周之先公遺民在焉公斯以陳七月者重民俗崇祖德也自鴟鴞以下則莫非周公之事矣周南諸詩文王之化也而皆係之周公鴟鴞以下莫非周公之事乃不見之周南而見之幽者蓋周

公居東成王疑矣故亦曰變風也變者時也處變之時而不失其正非周公聖人其孰能之乎季札觀樂王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夫周公何以東也周公之東周公之變也然周公雖東而觀其樂聞其歌猶曰樂而不淫則猶有周南遺風所謂變而不失其正也變風者子夏之言也變而不失其正則子夏之意而亦夫子之意也彼季札觀樂豳在衛後而夫子於十五國風獨以周南始之豳風終之夫豈徒然也哉

幽風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臧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
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
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
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苢祁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
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鵓八月載績
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秀萋五月鳴蜩八

月其獲十月隕擗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
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縱獻豳于公五月斯螽動
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
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為改
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薺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
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
月叔苴采茶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

畫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擊
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
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
觥萬壽無疆

序曰七月陳王業也。火心星大火也。晉天文志東
方三星天王正位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
後星為庶子火星屬陽六月正在南方午位七月西
流暑退寒來之候也。授衣家長舉衣禍而授之。眾也
感發風寒栗烈氣寒也。蓋有風而寒非寒之至。無風
自寒乃至寒耳。說文云感栗。蒼人吹角也。其聲悲栗
故以名之。冬風之聲似也。倉庚黃鳥。繫白蒿也。鷦鷯
未齊之時未可食。桑故以蒿啖蚕也。萑葦蒹葭也。註

云以為曲薄者曲薄如今蘆蓆可以栖蚕也蚕長非
一月故不言何月但曰蠶月然既曰條桑則蚕盛之
時建辰之月此詩獨闕三月蓋備于此也蚕吐絲三
俯三起二十七日而化女桑桑樹之小者猗長也葉
盛則條猗猗而長也鴝伯勞也鳴則其聲鴝鴝陳思
王惡鳥論曰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陰為殘賊
伯勞賊害之鳥也至七月則鳴之甚者七月鳴則陰
氣極而眾芳歇矣王荆公云蚕生于陽氣之淑時故
以倉庚為候麻成于陰氣之慝時故以鳴鴝為候蕞
今之遠志也又名小草蝟蟬之搃名秀萋者物成之
初鳴蝟者歲秋之漸也有一種似蟬而小者謂之寒
蝟即今之啞蟬也初瘖得寒露冷風乃鳴非五月鳴
蝟之蝟也貉與貉同音洵似狐善睡行十數步即睡
驚之乃起既行復睡周禮貉踰汶則死其皮可為裘
斯蠶蚱蟻也蝗屬莎雞蟋蟀俱似蝗莎雞一名絡緯
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蟋蟀一名促織正黑有光

潤如漆本三物而朱註以為一物而三其名殊不可
解五月陰生動股振羽氣使之然也股謂兩股相切
作聲振羽飛而索索有聲也自在野至入牀下皆謂
蟋蟀也若莎雞並無在宇而及戶之事古人章法多
用倒挿類如此也室謂二畝半在邑之室也入者由
田廬而上之也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而正赤食
之甜與棣相類一名雀李萸萸李也二者相類同時
熟葵花紫黃色然有紫白二種其心隨日光所轉輒
低覆其根花可食菽豆也其葉謂之藿藿實未熟擊
之不落過熟則不擊自落故剝藿者藿熟之候也剝
擊也謂撼而落之也稻稈糯之通名此云穫稻以釀
酒則糯也耆壽者年老有毫耆秀出也介助也養其
氣體以助之也壺飯也長而瘦上其枯者可以為壺
苴麻子也叔訓拾拾取麻子供食也茶苦菜也樗惡
木但可為薪江東人呼為鬼目以葉脫處為目也其
木最無用莊子所謂不材也場圃謂築場於圃而以

納禾稼也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穆然禾非徒黍稷重糶而已其餘秬稻之類尚多故中用一禾字以摠括之鑿冰於深山沍寒納於冰室藏之以備暑也至仲春則獻羔祭司寒之神而啟冰以薦祖廟至於夏月則頒賜朝之祿位喪祭于是用之所以節陽氣之盛也祭韭者以時韭所出故祭之也。周公以七月告成王亦猶周書之陳無逸也蓋周家八百年勦造之業其大端不過勤儉而已而其所以為勤儉者又不過蚤計而已幽民之治家以此幽先公之所以治國亦以此也蓋一歲之中有一暇日則一日之衣食匱矣一家之中有一暇人則一人之衣食匱矣待其匱而後皇皇圖之亡羊補牢用力多而收功寡欲求一日之暇一人之暇豈可得哉惟其不能早計是以欲暇而反不暇也幽先公之教民不然寒暑晝夜無一日暇耕稼蚕桑無一人暇舉凡日星風霜草木虫鳥移推變遷無一不動其憂勤之感時未至而

圖之時既至而先之夫然後煖衣飽食眉壽可介武
功可績入室可處朋酒可饗羔羊可殺公堂可躋兕
觥可稱且以告昇平而祝萬壽而敬老親親尊上之
事無不悉舉焉蓋惟其不肯自暇是以多暇也首章
以衣食綜一篇之要二三章衣之事四章褐之事五
章於衣褐既備之後復詳禦寒之事六章食之事七
章言禾稼又食之首事也末章以冰食獻壽終食之
事而總結之篇中皆以月紀事或畧言之或詳言之
或重複言之或顛倒錯綜言之或隱言之者蚤月條
蚤是也或更端言之者一之日二之日四之日是也
其點綴變化之妙如魚龍出沒不可端倪。首章舉
七月流火蓋暑退寒來之初也待寒而始求衣則晚
矣故寒事在冬而衣褐之事始于秋待秋而後求食
則晚矣故穡事在秋而于耜舉趾之勞始于春皆所
謂蚤計也。夙發粟烈承上起下此授衣之故而衣褐
所宜豫也。一家之內于耜者舉趾者饁者無人不躡

躍于農事所以田峻之大夫喜之既為民喜亦為公
家喜也。二章三章皆言衣之事故皆以七月流火
始之再言九月授衣者謂欲授衣于九月不得不離
圖于九月之先也春日載陽有鳴倉庚二句詩情間
冷如見女子在桑陰下日煖鶯和景色動人懿美也
筐而言懿亦詩人點綴語執懿筐遵微行求柔桑想
見女子性情旁求博擇惟恐不廣惟恐不好之意遲
遲言春日之長也遲遲字着在桑女上便覺冷妙若
以言農夫則無味矣首章末句言四峻之喜此言桑
女之悲悲喜無端妙不可言采蘩與公子同歸何涉
詩人之言離合斷續不可思議言治葛而忽及歸寧
父母言蚕桑而忽及公子同歸俱于不相涉處映帶
生情此法惟漢魏人知之若云女子將嫁故及時蚕
桑以為奩具則同痴人說夢矣。三章言七月流火
而繼之以八月蒞葦者謂蒞葦樓蚕之物亦已備之
八月則其無所不豫可知也條桑遠揚所以畢取無

遺也女桑以上屬蚕鳴鴟以下屬績載玄載黃三句
合蚕與績言之八月載績則麻熟之時其事又重于
崔葦矣為公子裳蚕績已染不自愛而以奉公子君
民至此真如父子家人矣為公子裳獻研于公亦此
義也。四章終首章無褐之意而兼言裘者盛地苦
寒故禦寒之事獨詳狩獵在冬而自四月言之者四
月純陽秀萋者物成之初一陰將生矣陰生而蛸鳴
則秋氣之漸也其獲物已成矣隕摯物既改矣皆指
將寒之候而次第言之貉賤於狐獻其貴者狝小
于研獻其大者每事不忘君也其同者羣獵也績武功
者繼於貉之役也幽近于狄故民習於武功獨舉冬
獵者為裘者取皮在冬也。五章又從裘褐外悉為
禦寒之備蟋蟀依人則寒至矣必歷舉斯螽莎雞蟋
蟀為言者蓋以虫為室處之候亦猶二三章記倉庚
鳴鴟以鳥為蚕績之候四章記秀萋其獲隕摯以草
木為取皮之候也隙能生寒鼠能入隙室熏使寒氣

不出塞瑾使寒氣不入也嗟我婦子老者謂其婦子也十月改歲蓋以周正言之若首章言何以卒歲在二之日則夏正也觀夏書有怠棄三正之語則子丑之建非獨商周為然矣。六章言食事而舉老壯異糧為言以見幽民每食必有禮也鬱真棗三者菓也葵菽蔬也瓜壺苴茶所謂養食也養老者梁肉之外別有菓酒嘉蔬以助眉壽蓋老者眉壽必於甘旨是資而養食則農夫之常也食我農夫壯者自言亦猶上章以嗟我婦子為老者之言也想見當時門內尊卑大小肅然雍然是田家一幅家慶圖覺潘岳賦所云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引絲竹駢羅席長筵列孫子陸摘紫房水挂頰鯉等語有此興味無此真樸。七章言農事而并及乘屋然其乘屋亦以為農也我稼同矣而邑中之宮室又宜修乘屋急矣而明年之播穀又難緩此曷有已時哉麥熟以四月今十月納禾稼而舉黍稷苧繆禾麻菽麥言之則一歲所稼在

是矣故曰我稼旣同茅以蓋屋綯以縛屋夜以息晝
之勞今日宵爾索綯則晝夜皆作矣冬以息夏之勞
今日曰亟其乘屋則冬夏皆作矣所以然者終則有始
所以運而不息也故曰其始播百穀。八章終食之
事而及藏冰獻壽者以祭祀燕享亦食之餘也鑿冰
冲冲孔穎達曰非貌非聲故曰鑿冰之意獻羔祭非
者獻羔以祭司寒而出冰先獻於祖廟也蓋鑿冰皆
農功旣畢之事君旣藉以致孝享於神民亦得以致
誠敬于君故下文有稱觥之事肅霜者滌場之候也
此時可以為樂矣朋酒斯饗五句想見君民一家真
率簡易相愛相歡景象蓋勸農省耕上非以為德也
稱觥祝壽下非以云報也而當時君民聯洽盤結實
有莫可解而不容已者問之豳民豳民不自知也蓋
周家王業肇基於此不可為非忠厚然忠厚豈足以
盡之哉。東遷以後豳地皆以與秦於
是豳民不賦七月而賦無衣矣可嘆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鴟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
予予手拮据予所將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瘡曰予未有
室家予羽譙譙予尾條條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
音曉曉

序曰周公採亂也。鴟鴞鴟鴞惡聲之鸞鳥賈誼所
謂鸞鳳伏竄鴟鴞翹翹也拮据手口並作之貌拮据
言手卒瘡言口者互文也惟手口並作是以手口俱
病將荼蓄租則並作之事也茶毛傳朱註皆謂卽雀
茗可將取以藉巢者。按金縢篇云管叔及其弟流
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

不辟我其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
得於是公乃作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蔡氏金縢註
辟與避同謂我若弗避則何以告先王於地下乎居
東避居國之東也流言初起未知罪人為誰居東二
年成王始知罪人之為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及
感風雷之變成王親迎以歸管蔡懼遂挾武庚以叛
成王始命周公征之東山之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
年者蓋周公居東二年而東征往返又三年也據所
云則此詩為居東之詩而東山乃東征之詩也當作
此詩時武庚管蔡尚未誅也朱註竟以此詩為東征
詩而史記亦無避位語又所不解然鄭箋亦云周公
避居東都其言甚有條理與古序所謂救亂意相合
今從金縢註為居東詩而朱說以俟別考。鴟鴞以
喻武庚子喻管蔡室喻王室蓋挾武庚而叛者管蔡
也今日既取我子似以敗管蔡為武庚罪而寬為管
蔡地者親愛之道立言之法也恩斯勤斯二句似專

言取子而意實在取室如云取子已不堪矣况并我
室而毀之乎若向鴟鴞求憐者詩有詞在彼而旨在此
此者此類是也。次章從無毀我室來蓋公自述其
深愛王室先事預防之故其意未畢故以下二章展
之或敢侮子未可必之詞也。三章四章緊承上意
既以未雨綢繆防下民之侮則凡可以成予室者不
憚為之拮据卒瘡皆以予室未成之故耳蓋予之所
患者鴟鴞是以手口既病而予羽復殺予尾復敝若
是其勤也豈料予室未安而風雨又從而漂搖矣然
則向之取我子者鴟鴞而今之毀我室者又在風雨
鴟鴞方橫而風雨旋至則予之所患寧獨鴟鴞已哉
此所以嘒嘒哀鳴而不自已也蓋是時不利孺子之
言流布國中舉朝之人亦有從而疑公者風雨漂搖
蓋指是輩故此句乃一篇之警策與首章鴟鴞四句
暗相呼應不可畧也。曰我室曰予未有室家曰予
室翹翹蓋毅然以國事為家事王室為己室矣通篇

借鳥為言情哀詞切
更妙在不補正意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蝟蝟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沍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

山惛惛不歸我來自來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颯
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縵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
舊如之何

序曰周公東征也。蠋似蚕大如指蠋有獨義卷桑
葉中如士卒獨處古者車戰止則為營衛與塹柵無
異兵械器服皆在其中故獨宿曰在車下果羸括樓
也生青黑色六月花七月實如瓜而小果羸延于宇
下室中無人之狀也伊威一名鼠婦生下濕及土坎
中常惹着鼠背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橫文孔氏曰一
名委黍在壁根下甕底中生如白魚蓋室無人掃則
伊威出也蠹蝥名長蹄喜結網孔氏云小蜘蛛而長
足者俗呼蠹子若無人往來則戶有結網宵行虫名
似蚕喉下有光如螢毛傳以熠燿為螢則與下熠燿

其羽戾矣町疇為鹿場宅舍有宵行家無人故也鶴似鶴而大長頭赤啄黑尾翅每遇巨石知下有蛇卽如術士高步其石自轉啄而食之里人學其法者每縛其巢鶴作法解之乃鋪沙其下印其足跡而做之天將雨則長鳴而喜蓋知雨者也垤蟻塚也蟻亦知雨故避濕而上塲黃白曰皇孔氏謂馬色有駢處有白處也駢白曰駢孔氏謂馬色有駢處有白處也駢赤色也駢亦馬之上色蓋駢能食虎豹其形似馬而駢馬之文似駢晉侯乘駢乳虎見之而伏以其文象駢也禕禕也禕卽脫中注云施衿結禕蓋衿者衣小帶悅者佩中卽禕也婚禮言結悅此言結禕則禕當是悅母為結禕欲其受戒命固結而不忘也。東山之詩周公所以體恤軍士而憫勞之者至矣所謂悅以先民民忘其死也全篇皆喜其旣歸之詞翻從不歸說起且言喜而先言悲言安樂而先言愁苦言歡聚而先言離別蓋喜在悲後倍覺可喜安樂在愁苦

之後倍覺安樂歡聚在離別之後倍覺歡聚也每章俱用零雨其濛四字點綴便爾情深蓋思家遇雨最是苦境有此四字不待終篇已自黯然魂消矣首章班師遇雨也次章長途遇雨也三章抵家遇雨也四章相聚遇雨也車下獨宿雨景也鸛鳴螢飛雨候也以及桑蠋果實伊威蠨蛸苦瓜粟薪雨中觸目無一不攪人愁腸步步有景節節生情真是千古絕調漢魏詩人皆在下風矣。首章濛濛微雨亦久雨也此景最悶既東歸矣又曰西悲妙處可想而不可言少陵云翻畏消息來又曰喜心翻倒極詩中兼此二意一經註破便索然矣制彼裳衣二句悲中暗喜情景可掬語意未竟無端忽及蠅蝓者蠅與上文全不相蒙若合若離若遠若近如雲隔山腰石斷水波其妙難言在三軍之中而曰獨宿言外之情可思亦在二字自幸生全出於望外語婉而深。二章家鄉將近熟悉園廬荒廢之狀言之傷心果贏伊威蠨蛸鹿場

宵行凡五物五事寫蕭條光景如在目前漢人從軍
行云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
旅葵老杜云行見空巷日夜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
毛怒我啼彷彿似之伊可懷也意卽在亦可畏也句
內惟其可畏所以可懷懷從畏出故懷字倍為情深
耳時解初念轉念等語俱是痴話。三章鸛鳴則婦
嘆矣此逆揣之詞鸛鳴必雨故行者苦而思者嘆也
鸛鳴在途婦安得聞婦嘆于室我何從知政在此等
不相涉處想見其妙婦方洒掃而我征車至湊巧湊
趣望外之喜難以言喻却又無端感及苦瓜粟薪與
前意連而若斷合而忽離妙極三年遠歸別情萬種
俱不及吐卻於小物纏綿不已且不言既見而言不
見之久用意較深一層。四章詩意蓋羨新婚之樂
強為描畫便呆此從新婚時春鳥和媚及馬色之良
結禱之誠儀文之盛鋪張點綴而已詩語極熱鬧而
詩情最閑冷其妙趣全在其舊如之何五字如之何

者欣慕讚嘆無可形容之詞也。蓋常人之情舊不如新，然別離重逢，新不如故。詩人似以其新，孔嘉句挑起下句其實以其舊。如之何，點動上句。此古人筆端活潑處也。訓詁呆講，真堪發笑。孔嘉二字從上文皇駁其馬三句說來，此句不言樂，樂處在如之何三字想，出妙甚。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鉞。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序曰：破斧，美周公也。鉞，今之獨頭斧。破斧缺斨，其勞至矣。然當時不以為勞，而以為此公之哀我也。

蓋民心之忘勞忘死至此極矣。皇匡將大略化道
斂此毛氏所註朱子仍之姑以此想像大意而已然
毛以四國為管蔡商奄則所謂四國有王正是四國
又何所指乎大約當時四方之國感於流言故周公
東征但正武庚管蔡之罪而四國反側自安矣
故曰哀我人斯哀者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
則不遠我邁之子籩豆有踐

序曰伐柯美周公也。婚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合
升於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故曰籩豆有踐瓦豆曰
登竹豆曰籩木豆曰豆同牢之禮有醴醬二豆菹醢
二豆無設籩之文其言籩者皆豆也胖音判半體肉
也。古序曰美周公續序又曰刺朝廷之不知也蓋
美周公即所以刺不知周公者無二義也鄭康成謂

成王感風雷而迎周公時羣臣猶惑於流言疑於王
迎之禮故匪斧不克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以類求使
賢者先往匪媒不得謂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
往其說雖妥但康成解次章終不如朱註為得朱子
意謂周公居東東人以昔日見公之難也故於首章
言之既而幸今日見公之易也故於次章言之二章
皆用比喻全不露出正意甚妙且於古序美周公及
續序刺朝廷意俱無不合者蓋東人且幸得見公如
此何朝廷乃不知乎即此已
深於美周公深於刺朝廷矣

九罭之魚鱒魴我覲之子衮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
所于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于女信宿是以有衮
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序曰美周公也。○九戩縵罟九囊之網猶今之百囊網也。鱒魚似鱣而目赤陸佃曰鱒魚圓魴魚方鴻之為物其進有漸其飛有序其羽可用為儀君子之道也。○此詩續序亦云刺朝廷之不知也。鄭箋前二章與所解伐柯篇意同然以前章為迎公當以禮三章又為朝廷曉喻東人之言四章乃東人晉公之語前後相對不如朱註之渾成首章喜見公也下三章願晉公也鱒魴之魚非九戩之網不得蓋其難也今我何幸得見衮衣繡裳乎衮衣繡裳與淇澳充耳琇瑩同意蓋公之德不窮言美其服即所以頌其德也遵渚遵陸鴻之偶也豈能久於渚陸哉以興下文公將歸矣公豈無所哉持於女信處而已公歸將不復至矣特於女信宿而已蓋惜之也朱註東人自相謂五字最有情景蓋公自宜歸成王亦自宜迎公以歸東人總不顧也但相與低徊踟躕不忍舍公又不能留公其纏綿無已之懷俱於自相謂中見之所謂私

情也四章用是以二字緊接惟公於女信處於女信宿是以東土偶有此袞衣之人而幸見之既有袞衣之人豈能遽舍故又以下二句一氣疊去公歸則我悲矣無以公歸無使我悲猶冀王之不遽迎也想似痴而情愈真文似緊而意愈婉妙不可言時解謂周公鬱鬱東人憤憤大似代公作鳴冤錄殊堪捧腹○歸飛二字腰間掉韻女處二字隔字用韻俱妙

狼跋其胡載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序曰狼跋美周公也○老狼項下有袋求食滿腹向前行乃觸之退後又自踏踐上橐其尾故曰跋前疐後舄有三等赤舄為上詩云王錫韓侯玄袞赤舄則諸侯與王皆赤舄李廬陵曰諸侯冕服用舄他服用

履鄭氏曰几人所憑以為安故几几言安也。狼跋而尾蹇者狼之才薄也周公才全德厚履變而不失其常則與跋前蹇後者異矣孫如春秋公孫於齊之孫謂周公避位居東也不敢斥言其避故曰孫註中讓字似亦孫意但云自讓大美則失之矣公孫碩膚謂雖孫於東土而大美愈彰也赤烏几几所以言碩膚之狀蓋公之大美豈能彷彿形容但於赤烏几几想見之耳猶淇澳篇云寬兮綽兮倚重較兮寬綽何從描寫但於倚重較兮想見之耳觀聖賢者俱從間處着眼所謂頰上三毛也。嚴華谷曰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止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屨喜者或至於折屨故赤烏几几所以為周公之聖也。瑕玉病也德音不瑕鄭康成云今名不可瑕疵也